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 都市卷

薄暮的女舞

林敏 于青 主编

订著：塔里的女人 无名氏著
仟悔录 叶灵风著 鬼恋 徐
氏之遗孽 叶灵风著 未完的
菲女士的日记 丁玲著 女媧
明著 花之诗 凌淑华著 莎
蜚存著 一个画家的妻 黎锦
女 施蛰存著 梅雨之夕 施
情之骨 刘呐鸥著 薄暮的舞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著 热
白金的姑娘 穆时英著 热
白金的姑娘 穆时英著 热

蜚存著：一个画家的妻 黎锦
女 施蛰存著 梅雨之夕 施
情之骨 刘呐鸥著 薄暮的舞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著 热
白金的姑娘 穆时英著 热
倾城之恋 张爱玲著

lang man wen ku
浪漫文库 / 都市卷

薄暮的舞女

林敏·于青·主编

中国书店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薄暮的舞女/林敏 于青主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11

(浪漫文库:都市卷)

ISBN 7—5006—2197—3

I. 薄… II. 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7606 号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5.5 印张 2 插页 337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白金的女体塑像	穆时英(1)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11)
热情之骨	刘呐鸥(22)
薄暮的舞女	施蛰存(31)
梅雨之夕	施蛰存(43)
一个画家的妻	黎锦明(55)
花之寺	凌叔华(81)
莎菲女士的日记	丁 玲(90)
女娲氏之遗孽	叶灵凤(130)
未完的忏悔录	叶灵凤(158)
鬼恋	徐 讷(271)
塔里的女人	无名氏(328)
倾城之恋	张爱玲(450)

白金的女体塑像

穆时英

—

六点多五十五分：谢医师醒了。

七点：谢医师跳下床来。

七点十分到七点三十分：谢医师在房里做着柔软运动。

八点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中年的独身汉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清癯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含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

八点十分到八点二十五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斗板烟。

八点二十五分：他的仆人送上他的报纸和早点——一壶咖啡，两片土司，两只煎蛋，一只鲜橘子，把咖啡放到他右手那边，土司放到左手那边，煎蛋放到盘子上面，橘子放在前面，报纸放到左前方。谢医师皱了一皱眉尖，把报纸放到右前方，在胸脯那儿划了个十字，默默地做完了祷告，便慢慢儿的吃着他的早餐。

八点五十分：从整洁的黑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板烟，炭化

酸，和咖啡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二七年的 Morris 跑车往四川路五十五号诊所里驶去。

二

“七！第七位女客……谜……？”

那么地联想着，从洗手盆旁边，谢医师回过身子来。

窄肩膀，丰满的胸脯，脆弱的腰肢，纤细的手腕和脚踝，高度在五尺七寸左右，裸着的手臂有着贫血症患者的肤色，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地。

（产后失调？子宫不正？肺癆，贫血？）

“请坐！”

她坐下了。

和轻柔的香味，轻柔的裙角，轻柔的鞋跟，一同地走进这屋子来坐在他的紫姜色的板烟斗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穿了暗绿的旗袍，腮帮上有一圈红晕，嘴唇有着一种焦红色，眼皮黑得发紫，脸是一朵惨淡的白莲，一副静默的，黑宝石的长耳坠子，一只静默的，黑宝石戒指，一只白金手表。

“是想诊什么病，女士？”

“不是想诊什么病；这不是病，这是一种……一种什么呢？说是衰弱吧。我是不是顶瘦的，皮肤层里的脂肪不会缺少的，可以说是血液顶少的人。不单脸上没有血色，每一块肌肤全是那么白金似的。”她说话时有一种说梦话似的声音。远远的，朦胧的，淡漠地，不动声色地诉说着自己的病状，就像在诉说一个陌生人的病状似的，却又用着那么亲切委婉的语调，在说一些家常琐事似的。“胃口简直是坏透了，告诉你，每餐只吃这么一些，恐怕一只

鸡还比我多吃一点呢。顶苦的是晚上睡不着，睡不香甜，老会莫名其妙地半晚上醒回来。而且还有件古怪的事，碰到阴暗的天气，或太绮丽了的下午，便会一点理由也没有地，独自个儿感伤着，有人说是虚，有人说是初期肺病。可是我怎么敢相信呢！我还年轻，我需要健康……”眼珠子猛的闪亮起来，可是只三秒钟，马上又平静了下来，还是那么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声音却越加朦胧了，朦胧到有点含糊。“许多人劝我照几个月太阳灯，或是到外埠去旅行一次，劝我上你这儿来诊一诊……”微微地喘息着，胸侧涌起了一阵阵暗绿的潮。

（失眠，胃口呆滞，贫血，脸上的红晕，神经衰弱；没成熟的肺病呢！还有性欲的过度亢进；那朦胧的声音，淡淡的眼光。）

沉淀了三十八年的腻思忽然浮荡起来，谢医师狼狈地吸了一口烟，把烟斗拿开了嘴，问道：

“可是时常有寒热？”

“倒不十分清楚，没留意。”

（那么随便的人！）

“晚上睡醒的时候，有没有冷汗？”

“最近好像是有一点。”

“多不多？”

“暖……不像十分多。”

“记忆力不十分好？”

“对了。本来我的记忆力是顶顶好的，在中西念书的时候，每次考书，总在考书以前两个钟头里边才看书，没一次不考八十分以上的……”喘不过气来似的停了停。

“先给你听一听肺部吧。”

她很老练地把胸襟解了开来，里边是黑色的亵裙，两条绣带

娇慵地攀在没有血色的肩膀上面。

他用中指在她胸脯上面敲了一阵子，再把金属的听筒按上去的时候，只觉得左边的腮帮儿麻木起来，嘴唇抖着，手指僵直着，莫名其妙地只听得她的心脏，那颗陌生的，诡秘的心脏跳着。过了一回，才听见自己在说：

“吸气！深深地吸！”

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又听得自己在说：“吸气！深深地吸！”

又瞧见一个没有骨头的黑色的胸脯在眼珠子前面慢慢儿的膨胀着，两条绣带也跟着伸了个懒腰。

一个诡秘的心剧烈地跳着，陌生地又熟悉地。听着听着，简直摸不准在跳动的是自己的心，还是她的心了。

他叹了口气，竖起身子来。

“你这病是没成熟的肺癆。我也劝你去旅行一次。顶好是到乡下去——”

“去休养一年？”她一边扣上钮子，一边瞧着他，没感觉似的眼光在他脸上搜求着。“好多朋友，好多医生全那么劝我，可是我丈夫抛不了在上海的那家地产公司，又离不了我。他是个孩子，离了我就不能生活的。就为了不情愿离开上海……”身子往前凑了一点：“你能替我诊好的，谢先生，我是那么地信仰着你啊！”——这么恳求着。

“诊是自然有方法替你诊，可是……现在还有些对你病状有关系的话，请你告诉我。你今年几岁？”

“二十四。”

“几岁起行经的？”

“十四岁不到。”

（早熟！）

“经期可准确？”

“在十六岁的时候，时常两个月一次，或是一月来几次，结了婚，流产了一次，以后经期就难得能准。”

“来的时候，量方面多不多？”

“不一定。”

“几岁结婚的？”

“二十一。”

“丈夫是不是健康的人？”

“一个运动家，非常强壮的人。”

在他前面的这第七位女客像浸透了的连史纸似的，瞧着马上会一片片地碎了的。谢医师不再说话，尽瞧着她，沉思地，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过了回儿，他说道：

“你应该和他分床，要不然，你的病就讨厌。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点了点脑袋；一丝狡黠的羞意静静地在她的眼珠子里闪了一下便没了。

“你这病还要你自己肯保养才好；每天上这儿来照一次太阳灯，多吃牛油，别多费心思，睡得早起得早，有空的时候，上郊外或是公园里去坐一两个钟头，明白吗？”

她动也不动地坐在那儿，没听见他的话似地；望着他，又像在望着他后边儿的窗。

“我先开一张药方你去吃。你尊姓？”

“我丈夫姓朱。”

（性欲过度亢进，虚弱，月经失调！初期肺癆，谜似的女性应

该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把开药方的纸铺在前面,低下脑袋去沉思的谢医师瞧见歪在桌脚旁边的,在上好的网袜里的一对脆弱的,马上会给压碎了似的脚踝,觉得一流懒洋洋的流液从心房里喷出来,流到全身的每一条动脉里边,每一条微血管里边,连静脉也古怪地痒起来。

(十多年来诊过的女性也不少了,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就常在实验室里和各式各样的女性的裸体接触着的,看到裸着的女人也老是透过了皮肤层,透过了脂肪性的线条直看到她内部的脏腑和骨骼里边去的;怎么今天这位女客人的诱惑性就骨蛆似地钻到我思想里来呢?谜——给她吃些什么药呢……)

开好了药方,抬起脑袋来,却见她正静静地瞧着他,那淡漠的眼光里像升发着她的从下部直蒸腾上来的热情似的,觉得自己脑门那儿冷汗尽渗出来。

“这药粉每饭后服一次,每服一包,明白吗?现在我给你照一照太阳灯吧。紫光线特别地对你的贫血症的肌肤是有益的。”

他站起来往里边那间手术室里走去,她跟在后边儿。

是一间白色的小屋子,有几只白色的玻璃橱,里边放了些发亮的解剖刀、钳子等类的金属物,还有一些白色的洗手盆,痰盂,中间是一只蜘蛛似地伸着许多细腿的解剖床。

“把衣服脱下来吧。”

“全脱了吗?”

谢医师听见自己发抖的声音说:“全脱了。”

她的淡淡的眼光注视着他,没有感觉似地。他觉得自己身上每一块肌肉全麻痹起来,降下脑袋去。茫然地瞧着解剖床的细腿。

“袜子也脱了吗?”

他脑袋里边回答着：“袜子不一定要脱了的。”可是褰裙还要脱了，袜子就永远在白金色的腿上织着蚕丝的梦吗？他的嘴便说着：“也脱。”

暗绿的旗袍和绣了边的褰裙无力地委谢到白漆的椅背上面；袜子蛛网似地盘在椅上。

“全脱了。”

谢医师抬起脑袋来：

把消瘦的脚踝做底盘，一条腿垂直着，一条腿倾斜着，站着一个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羞惭，没有道德观念，也没有人类的欲望似的，无机的人体塑像。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这个没有感觉，也没感情的塑像站在那儿等着他的命令。

他说：“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

（床！仰天！）

“请你仰天躺到床上去吧！”像有一个洪大的回声在他耳朵旁边响着似的，谢医师被剥削了一切经验教养似地慌张起来；手抖着，把太阳灯移到床边，通了电，把灯头移到离她身子十吋的距离上面，对准了她的全身。

她仰天躺着，闭上了眼珠子，在幽微的光线下面，她的皮肤反映着金属的光，一朵萎谢了的花似地在太阳光底下呈着残艳的，肺病质的姿态。慢慢儿的呼吸匀细起来，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

（屋子里没第三个人，那么瑰艳的白金的塑像啊，“倒不十分清楚留意”很随便的人性欲的过度亢进，朦胧的语音，淡淡的眼光，诡秘地没有感觉似地放射着升发了的热情，那么失去了一切

障碍物一切抵抗能力地躺在那儿呢——)

谢医师觉得这屋子里气闷得厉害，差一点喘不过气来。他听见自己的心脏要跳到喉咙外面来似地震荡着，一股原始的热从下面煎上来。白漆的玻璃橱发着闪光，解剖床发着闪光，解剖刀也发着闪光，他的脑神经纤维组织也发着闪光。脑袋涨得厉害。

“没有第三个人!”这么个思想像整个宇宙崩溃下来似地压到身上,压扁了他。

谢医师浑身发着抖,觉得自己的腿是在一寸寸地往前移动,自己的手是在一寸寸地往前伸着。

[illegible]

白桦似的肢体在紫外线光底下慢慢儿的红起来，一朵枯了的花在太阳光里边重新又活了回来似地。

(第一度红斑已经出现了！够了，可以把太阳灯关了。)

一边却麻痹了似地站在那儿，那原始的热尽煎上来，忽然，谢医师失了重心似地往前一冲，猛的又觉得自己的整个的灵魂跳了一下，害了疟疾似地打了个寒噤，却见她睁开了眼来。

谢医师咽了口黏涎子，关了电流道：

“穿了衣服出来吧。”

把她送到门口，说了声明天会，回到里边，解松了领带和脖子那儿的衬衫扣子，拿手帕抹了抹脸，一面按着第八位病人的脉，问着病症，心却像铁钉打了一下似地痛楚着。

三

四点钟，谢医师回到家里。他的露台在等着他，他的咖啡壶在等着他，他的图书室在等着他，他的园子在等着他，他的罗倍在等着他。

他坐在露台上，一边喝着浓得发黑的巴西咖啡，一边随随便便地看一本探险小说。罗倍躺在他脚下，他的咖啡壶在桌上，他的熄了火的烟斗在嘴边。

树木的轮廓一点点的柔和起来，在枝叶间织上一层朦胧的，薄暮的季节梦。空气中浮着幽渺的花香。咖啡壶里的水蒸气和烟斗里的烟一同地往园子里行着走去，一对缠脚的老妇人似地，在花瓣间消逝了婆娑的姿态。

他把那本小说放到桌上，喝了口咖啡，把脑袋搁在椅背上，喷着烟，白天的那股原始的热还在他身子里边蒸腾着。

“白金的人体塑像！一个没有血色，没有人性的女体，异味呢。不能知道她的感情，不能知道她的生理构造，有着人的形态却没有人的性质和气味的一九三三年新的性欲对象啊！”

他忽然觉得寂寞起来。他觉得他缺少个孩子，缺少一个坐在身旁织绒线的女人；他觉得他需要一只阔的床，一只梳妆台，一些香水、粉和胭脂。

吃晚饭的时候，谢医师破例地去应酬一个朋友的宴会，而且在筵席上破例地向一位青年的孀妇献起殷勤来。

四

第二个月。

八点：谢医师醒了。

八点至八点三十分：谢医师睁着眼躺在床上，听谢太太在浴室里放水的声音。

八点三十分：一位下巴刮得很光滑的，打了条红领带的中年绅士和他的太太一同地从楼上走下来。他有一张丰满的脸，一对愉快的眼珠子，一个五尺九寸高，一百四十九磅重的身子。

八点四十分：谢医师坐在客厅外面的露台上抽他的第一支纸烟（因为烟斗已经叫太太给扔到壁炉里边去了），和太太商量今天午餐的餐单。

九点廿分：从整洁的棕色西装里边挥发着酒精，咖啡，碳酸化和古龙香水的混合气体的谢医师，驾着一九三三年的 Srudebaker 轿车把太太送到永安公司门口，再往四川路五十五号的诊所里驶去。

上海的狐步舞

穆时英

(一个断片)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沪西，大月亮爬在天边，照着大原野，浅灰的原野，铺上银灰的月光，再嵌着深灰的树影和村庄的一大堆一大堆的影子。原野上，铁轨画着弧线，沿着天空直伸到那边儿的水平线下去。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

拎着饭篮，独自个儿在那儿走着，一只手放在裤袋里，看着自家儿嘴里出来的热气慢慢儿的飘到蔚蓝的夜色里去。

三个穿黑绸长褂，外面罩着黑大褂的人影一闪。三张在呢帽底下只瞧得见鼻子和下巴的脸遮在他前面。

“慢着走，朋友！”

“有话尽说。朋友！”

“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今儿不是咱们有什么跟你过不去，各为各的主子，咱们也要吃口饭，回头您老别怨咱们不够朋友。明年今儿是你的周年，记着！”

“笑话了！咱也不是那么不够朋友的——”一扔饭篮，一手抓住那人的枪，就是一拳过去。

碰！手放了，人倒下去，按着肚子。碰！又是一枪。

“好小子，有种！”

“咱们这辈子再会了，朋友！”

“黑绸长裙”把呢帽一推，叫搁在脑勺上，穿过铁路，不见了。

“救命！”爬了几步。

“救命！”又爬了几步。

嘟的吼了一声儿，一道弧灯的光从水平线底下伸了出来。铁轨隆隆地响着，铁轨上的枕木像蜈蚣似地在光线里向前爬去，电杆木显了出来，马上又隐没在黑暗里边，一列“上海特别快”突着肚子，达达达，用着狐步舞的拍，含着颗夜明珠，龙似地跑了过去，绕着那条弧线，又张着嘴吼了一声儿，一道黑烟直拖到尾巴那儿，弧灯的光线钻到地平线下，一回儿便不见了。

又静了下来。

铁道交通门前，交错着汽车的弧灯的光线，管交通门的倒拿着红绿旗，拉开了那白脸红嘴唇，带了红宝石耳坠子的交通门。马上，汽车就跟着门飞了过去，一长串。

上了白漆的街树的腿，电杆木的腿，一切静物的腿……revue似地，把擦满了粉的大腿交叉地伸出来的姑娘们……白漆的腿的行列。沿着那条静悄的大路，从住宅的窗里，都会的眼珠子似地，透过了窗纱，偷溜了出来淡红的，紫的，绿的，处处的灯光。

汽车在一座别墅式的小洋房前停了，叭叭的拉着喇叭。刘有德先生的西瓜皮帽上的珊瑚结子从门里探了出来，黑毛葛背上两只小口袋里挂着的金表练上面的几个小金镑叮当地笑着，

把他送出车外，送到这屋子里。他把半段雪茄扔在门外，走到客室里，刚坐下，楼梯的地毯上响着轻捷的鞋跟，嗒嗒地。

“回来了吗？”活泼的笑声，一位在年龄上是他的媳妇，在法律上是他的妻子的夫人跑了进来，扯着他的鼻子道：“快！给我签张三千块钱的支票。”

“上礼拜那些钱用完了吗？”

不说话，把手里的一叠帐交给他，便拉他的蓝缎袍的大袖子往书房里跑，把笔送到他手里。

“我说……”

“你说什么？”堵着小红嘴。

瞧了她一眼便签了。她就低下脑袋把小嘴凑到他的大嘴上。“晚饭你独自个儿吃吧，我和小德要出去。”便笑着跑了出去，碰的阖上门。他掏出手帕来往嘴上一擦，麻纱手帕上印着 tangee 倒像我的女儿呢，成天的缠着要钱。

“爹！”

一抬脑袋，小德不知多咱溜了进来，站在他旁边，见了猫的耗子似地。

“你怎么又回来啦？”

“姨娘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干吗？”

“拿钱。”

刘有德先生心里好笑，这娘儿俩真有他们的。

“她怎么会叫你回来问我要钱？她不会要不成？”

“是我要钱，姨娘叫我伴她去玩。”

忽然门开了，“你有现钱没有？”刘颜蓉珠又跑了进来。

“只有……”